

23 届飞天奖最佳编剧《誓言无声》作者2004年最新力作

“北京人” *Beijingrenshijian* 事件

一项轰动世界的伟大发现
一场扑朔迷离的明争暗斗
一桩没有结局的世纪奇案

易丹 钱滨◎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北京人”事件

——关于一件世纪奇案的历史与虚构

易 丹 钱 滨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序

1

1995 年 日本·横滨

“北京人”化石失踪之后第 54 年

序 1

一般人印象中的日本城市，视觉上总是很受污染。白天，街道上匆匆蠕动着蚂蚁般密密麻麻的人群；晚上则很诡谲地闪烁着红红绿绿的灯火。不过在这一个夜晚，在海港城市横滨郊外这个很普通的小医院里，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这里静谧得出奇，色彩也非常单一。医院的过道里，除了白色，几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色彩了。明亮的灯光碰撞在墙上，显得非常生硬和尖锐。

几个也是一身雪白的医生和护士脚步匆匆地过来，进了一间病房。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奄奄一息地躺在房间正中的病床上，从他的口腔、鼻孔以及身上别的地方有许多粗细各异的橡皮管延伸出来，连接着输液瓶、氧气瓶和其他一些闪闪烁烁的监护仪器。这个似乎已经毫无知觉的老头儿，叫河原宽夫。在几十年前，他曾经作为日本侵华军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脚踏军靴，端着三八大盖威风过，只是，那种情景很难和他现在的样子联系起来了。脑袋陷在白色的枕头里，他的脸似乎也完全塌陷了，好像在骷髅上面蒙了一层皮。

看见医生们进来，守在病床前的河原的儿子和女儿退后几步。

医生面无表情地看看紧闭双眼的河原，又看看那些别人根本看不懂的监护仪器，然后什么也没说地朝外走去。

河原的儿子是个将近 50 岁的人了，他赶紧跟了出去。

过道上，医生回头说：对不起，请准备后事吧。

河原的儿子显然并不抱什么希望地问：真的没有办法了？

医生肯定地点头：病人身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不起作用了。

河原的女儿也是中年妇女了，她也站到了医生面前，绝望地问：父亲还能坚持到天亮吗？

医生看看她，很疑惑的样子：为什么？

河原的女儿：他能吗？

医生：也许。

也在这同一个夜晚，一趟从东京开往横滨的列车在夜色里呼啸而过。

窗外是沉沉夜色，以及漂浮在沉沉夜色之中一掠而过的灯光。车厢里倒是很明亮，因为没有什么乘客，这种明亮便显得有些可有可无。

河原宽夫在侵华日军中的老朋友，同样已经年迈衰老的松川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在他对面坐着河原的女婿，一个 50 岁左右的人。他正从身边的提包里拿出一个三明治，稀里哗啦地撕开包装纸。就是这点儿声音扰乱了列车有节奏的行进声，让松川睁开了眼睛。

河原的女婿很难为情地说：对不起，松川先生，把你吵醒了。

松川看着他，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算是微笑。

河原的女婿再次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这么突然地提出请求，让你跑一趟。岳父这次真的是不行了，他一再要求必须和你见一面。请休息会儿吧。

松川没有吭声，但却没有了睡觉的意思。他在沉默中将目光移向了黑暗的窗外。

深夜。横滨那家医院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亮得炫目的灯光。河原的儿子坐在过道中的椅子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从关着门的病房里传出了河原女儿的说话声，虽然听不清内容，但却可以从中感到一种惊喜的情绪。

接着，病房门开了，河原女儿从里面冲出来，把他摇醒：哥哥！哥哥！

河原的儿子急忙睁开眼睛，很惊恐地站起来：怎么回事？

河原女儿脸上挂着微笑：爸爸醒了！

河原的儿子几乎不敢相信：醒了？

河原女儿使劲点点头：还跟我说话呢！

河原的儿子：可松川先生还没到……

河原的女儿：别管他了，我们快进去吧！

河原的儿子和女儿急忙走进那间病房，来到病床跟前。河原宽夫真的已经睁开了眼睛，甚至在对他们微笑。不过这个笑容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橡皮管遮挡着，显得很扭曲。

面对苏醒过来的父亲，河原的儿子似乎惊讶多于惊喜，他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头看看自己的妹妹，妹妹这时候却在用眼神向哥哥暗示着什么。河原儿子读懂了她的暗示，朝河原俯身下去，轻声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河原说话了，虽然口齿含混不清，但基本上还是能听得明白。他问道：松川君来了吗？

河原女儿：已经在路上了，天亮就会到的。

河原将目光移向门口的方向，然后又闭上了。河原女儿再次看看哥哥。

河原的儿子：爸爸，医生正在努力让你恢复，不过，你的病情确有危险。这是你委托律师写好的遗嘱，就等你签字了。

他边说边从身上拿出几页纸，伸到河原面前。河原女儿连忙把一支笔递到了他的手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对父亲能够苏醒过来的期待，更多地包含了和这份遗嘱相关的内容。

河原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看那几页纸。他眼睛转动着扫了他们一眼，更没有伸手拿笔，而是低声嘟哝着：你们放心，见不到松川君，我是不会死的。

河原女儿失望地：爸爸，就请你赶快签字吧！

河原没有回答。河原的女儿还想说什么，却被哥哥用眼神制止了。

4

清晨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医院带来什么大的变化，这里依然清静安谧，虽然一切都清晰起来了，色彩也丰富了一些。病房外的过道上，站着河原的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一些的亲属。从这些人的神情上看得出来，人人都在关注、猜测着病房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病房里，从东京连夜赶来的松川，已经坐在了河原宽夫的病床跟前，看着河原很吃力地将压在枕头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

河原努力在脸上挤出一点儿笑容，说：我知道，我这是中国人说的那种“回光返照”。

松川接过河原递过来的书看看。那是一本开本较大的英文版书籍，封面上是一张“北京人”复原像的照片。这是一本贾兰坡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北京人”的故事》。

松川很疑惑地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河原君，你想告诉我什么？

河原呼吸很吃力，说话断断续续地：都说它丢了。

松川指着封面：我知道，它在战争结束前就失踪了。

河原很努力地说下去：松川君应该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为搞到这些化石，白忙了一场。跟着那个、那个……

松川回忆着：伊藤？

河原居然笑了笑，肯定地：伊藤。

松川看着他，依然不解地问道：你找我来就是要说这个？

河原垂下眼皮，算是肯定答复：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松川很吃惊：这怎么可能？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一直都在找它啊！

河原大概是由于极度衰弱，脸上已经很难有任何表情了：可是全世界都没能找到它。在这本书里，贾兰坡先生说到了一些情况。不过，我所知道的事

情，他并没有提到。50 多年前，是我亲手把它埋在了北京的一个地方……

5

病房外的过道里，河原的儿子、女儿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病房内河原与松川的谈话结束。毕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了结。那份早已拟就的遗嘱，只有在河原签字之后，才能成为他们分配遗产的法律依据。河原的儿子和女婿坐在一排椅子上。河原的儿子向还在门口探望的妹妹投去询问的目光。河原的女儿无奈地看了看病房里面，然后朝河原的儿子这边走过来。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紧跟着大地开始震动，走廊墙上的一盏壁灯开始剧烈地颤抖。走廊里的人们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河原的女儿连忙扶住墙壁。

走廊墙上的那盏壁灯经不住震动，高高地摔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把走廊里的人们都惊了一跳。医院里的火灾警铃刺耳地响了起来。

震动仍然在继续，一个医院里的工作人员这时匆忙跑过来，大声喊道：地震了，请大家离开这里，到外面去！

人们开始慌乱地撤离走廊。河原的女儿和儿子，还有那个女婿却固执地站在河原的病房门口不愿离去。

又是一阵更加强烈的震动，摇撼着空空如也的走廊。

1996 年 中国·北京

“北京人”化石失踪之后 55 年

前日军侵华老兵河原宽夫，在他见到松川的当天上午就去世了。他留下的关于“北京人”化石的说法，几经曲折传到了中国。但是，这个说法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几个月以后，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了。

一天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已经年逾八十、退休多年的老专家章广生，正坐在一排大书柜前的沙发上，并不那么专注地听着所长说话。在他和所长之间，几乎是办公室中央，很醒目地放着一尊依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的“北京人”复原像。

坐在章广生对面的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是个 40 多岁的中年男人，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可以感觉到他对面前这个老头子很尊敬：……你没有听说过河原宽夫这个名字？据说他是当年驻扎在北京的日本兵。

章广生像是一个很讲究的人，穿着也很干净利落。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所长的话题，用手理理已经有些稀疏的白发：没有。

所长继续说下去：这个叫河原宽夫的日本人几个月前死了。临死之前，他把自己的老朋友松川叫去，这也是一个日本老兵，告诉他说，大约在 1941 年的圣诞节前后，是他亲手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木箱，埋在了北京的日坛公园里。

章广生显然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一笑：天方夜谭。

所长：章老，你听我说完。河原死后，松川先生费了很多周折，通过一家日本公司驻北京的机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我们。对于河原提供的这个线索，所里已经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起码不应该轻易地完全否定。

章广生理解地说：这种事情事关重大，当然不能轻易地否定。不过，类似

的线索每隔三五年，总会冒出来一两个的，但结果呢？还不都一样。

所长：是啊，所以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毕竟当年的事情你是亲身经历的。而且河原……实际上已经是松川先生了，松川先生提供的一些细节，和当年的情况还是有些吻合的。

章广生笑了。“北京人”化石失踪半个多世纪，全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曾经努力寻找过，当年的许多情况，包括细节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有一个叫杰纳斯的美国人，登报悬赏 15 万美金，搜集“北京人”的下落。一个纽约的老太太说自己的丈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带回来一箱化石，也说出了一些很相似的细节，然后开价 50 万美元。这事情曾经闹得沸沸扬扬。还有，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夏皮罗也专程到中国寻访过化石曾经保存的地点，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所以，对章广生而言，现在有关“北京人”的种种传言，给他带来的更多是麻木，而不是兴奋。

所长还不愿放弃：章老，你的意见，这次的线索仍然不会有什么价值？

章广生不禁轻叹一声。

所长：松川先生目前还在北京，你愿不愿意当面询问一些情况？

章广生很坚决地摇摇头，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憎恶：我不见日本人。

7

夜幕悄悄地降临。章广生晚饭后散步回来，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书房是一个不大、同时也很普通的房间，特别之处仅仅在于这里除了窗户和门，四壁和桌面完全被书籍遮掩了，而且看上去很零乱。这倒和他自己一丝不苟的衣着打扮很不一样。章广生坐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一盏老式落地灯将有些昏暗的光束投到放在他腿上和掉在地上的几张发黄的照片上。照片上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北京人”复原图；还有几本或新或旧的关于“北京人”的英文书放在旁边的茶几上，书桌上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周口店发掘点地层剖面图”。

白天在研究所的那次交谈，再次惊扰了章广生记忆深处最不愿触及的角落。当然，有这种感受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有人比他的感觉更加刻骨

铭心。几十年前亲手发掘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著名科学家裴文中等人，甚至是带着“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这种难以愈合的伤痛离开人世的。

那些照片就像记忆的碎片一样散落在地上。而章广生已经像所有他这种年龄的老人一样，在整理这些记忆碎片的时候，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突然地，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章广生微微一怔，睁开了眼睛，然后慢慢腾腾地拿起电话：哪位呀？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让他很吃惊，他马上摆脱了那种迷顿的状态，神情和语气也骤然变得生冷起来：我不认识什么日本人！

电话的另一端，是正在一个宾馆房间里的日军老兵松川，他的语气诚恳而谦恭，说着还算流利的中国话：章先生，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来拜访你，当面和你谈谈“北京人”化石的一些情况。

章广生口气坚决：我不想谈什么“北京人”化石，我早就退休了。

电话里松川的语气有些着急了：请你务必不要拒绝，我是专门为这件事情到北京的。我相信你会对我掌握的情况感兴趣的。我也相信这会对贵国找回“北京人”化石有所帮助。

章广生不加掩饰地使用了嘲讽的语气：也许是吧。如果没有你们日本人的“帮助”，这些珍贵的化石五十多年前还会不翼而飞吗？

松川依然很好地保持着平静：对不起！河原君正是怀着对过去战争的愧疚之意，才托付我以老朽之躯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而且……也许过去我们是见过面的。

最后这句话让章广生很震惊：你说什么？

松川似乎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五十多年前，我为伊藤工作过……所以我想，我们也许是见过面的，请允许我和你面谈一次吧。

章广生愣住了，伊藤这个名字在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或许，他终于开始觉得这个见面是必要的了。不过他没有再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地松弛了下来，目光缓缓地移到了“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上。

夏天的夜晚，北京大街上依然车流如河。酷热并没有因为夜幕的降临而消退，升腾的热浪似乎把汽车大灯射出的刺眼光柱也扭曲了。

一座五星级大饭店的外墙被射灯照得金碧辉煌。有三三两两的人从饭店大门进进出出。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亮着大灯，悄无声息地驶进了饭店的停车场。看起来四十多岁的魏明亮身着西服套装，一副大老板模样，带着两个年轻男人从车上下来。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还拎着一只看起来挺贵重的手提箱。

魏明亮下来后，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四周，问道：都布置好了？

年轻人：全部到位。

魏明亮抬头望望高耸的饭店：好吧，这场大戏可就正式开始了。

魏明亮对另外一个年轻人点点头，那人立即回到了车上。然后他带着那个拎手提箱的年轻人，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饭店大门。

豪华饭店的12楼，一个布置得非常讲究的套房内。肥头大耳的文物贩子坐在沙发上，正搂着一个年轻妖冶的女子在喝酒。因为太多的酒精，他们的脸上泛着红光。他们的对面，规规矩矩地坐着另外两个保镖模样的男人。两人呆坐在那儿，仿佛并没有看见沙发上两个调情的人。

文物贩子喝了一口酒，不耐烦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我说，他们该到了吧？

一个保镖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该到了。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一个保镖连忙站起身来，走到门后，透过猫眼朝外看了看。然后，他回头向文物贩子点了点头。

文物贩子连忙把自己腿上的女子推开：你到里边儿去，没叫你就别出来。

女子忸怩作态地：哟，文哥，什么好事儿不要我看见哪？

文物贩子一瞪眼：去去去！

女子只好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豪华套房门外，魏明亮和年轻干警静静地等待着。一个男服务员推着一辆服务车从他们身边走过，和魏明亮轻轻点点头。魏明亮会意地微笑一下。男服务员的背影刚刚消失在走廊转角处，豪华套房的门轻轻开了。

那个保镖探出头来，先是警惕地朝走廊里左右张望一下，然后毫无表情地看着魏明亮：曾老板，请进。

10

套房内，魏明亮和他的跟班已经落座，那只精致的手提箱也已经打开，露出堆叠得整整齐齐的满满一箱人民币，摆放在文物贩子面前的茶几上。

文物贩子看了看箱子里的钞票，抽一口烟，有些讥笑地：曾老板，你是开玩笑吧？！你以为你要买的货，是康熙皇帝的尿盆儿，是慈禧太后的痰罐子？你要的，可是“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我告诉你，你这几十万，连预付款都不够！

魏明亮也笑着：文哥，我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价钱。我这不就是为了表示个诚意嘛。这五十万，算是买一个眼福。你让我看一眼货，我立马就让人把钱给你送上来。

文物贩子狡诈地看了看魏明亮：怎么，曾老板信不过我？

魏明亮：哪里！“胖子”是我的老哥们儿了，“胖子”牵的线我还信不过？不过，再怎么说明我也总得先看到货吧？

文物贩子又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曾总，货呢，今儿个没在这儿。你如果真地有意要，下次把钱备齐了，我们再约个时间，好不好？我到时候还是让“胖子”给你捎信儿。

魏明亮不悦地：文哥，你这算什么！

文物贩子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曾老板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年轻人：曾总，咱们走吧！妈的，这帮小子太不讲信用！

保镖蛮横地：骂谁呢？！

魏明亮思考一下，把装钱的手提箱狠狠盖上：好吧，既然文哥信不过我，那我们就只好告辞了！我等“胖子”的消息。

年轻人过来，拎起手提箱。两人毫不犹豫地准备离开。

文物贩子见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曾老板，果然名不虚传！“胖子”也跟我说过，你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好！我喜欢和这样儿的人做生意！去，把我们那个宝贝拿来，让曾老板开开眼！

魏明亮这才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来。

一个保镖从另一个房间里提过来一只旅行袋，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大纸盒子，打开了纸盒盖，再轻轻地放到茶几上。文物贩子扒拉开一些塑料泡沫，从里面取出一个用细棉纸包裹着的东西，然后打开细棉纸，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文物贩子得意地：曾总，请你过目。这可是几十万年前的东西，地球上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

看着那个并不起眼的化石，魏明亮并不激动，而是很专业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只白手套戴上，然后捧起化石，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

文物贩子有些沉不住气了：怎么样，曾老板？

魏明亮没吭声，转过头来，对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

年轻人马上掏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喂，虎子，货好了，把钱送上来。

1 1

饭店外的停车场，另一个年轻人从豪华轿车上下来，手里也拎着一只大一些的手提箱，有些着急地往饭店大门里走去。在大门的旋转门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饭店的大堂里，也有一个男人在注视着他的到来。年轻人朝他看了一眼，他便心领神会地到大堂一侧的一只沙发上坐下。

年轻人拎着那只皮箱，匆匆地走进大堂的电梯。电梯门轻轻关上了。

大堂里的男人看见这一幕，也连忙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了几句。

12

套房内，魏明亮把已经重新包裹好的化石轻轻地再放回纸盒子，用塑料泡沫盖好，再把盒子关上：文哥，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弄到手的？

文物贩子又点上了一支烟，警惕地瞟了他一眼：难道你对来路也感兴趣？我说，货你是看到了，至于来源嘛，你就不用问了。

魏明亮这时也慢慢悠悠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然后像找不着打火机似的在身上乱摸。文物贩子从茶几上递给他打火机。

魏明亮：不，我这儿有。

这时门铃又响了。那个保镖在得到文物贩子同意之后走过去开门。另外一个年轻人现在也拎着一只大一些的手提箱进了门。

魏明亮终于在后面的裤兜里找到了打火机，然后猛地拿到自己面前——那是一只铮亮的手枪：别动！我们是警察！动就打死你！

另一边，两个年轻干警也掏出手枪逼住了两个保镖。其中一个保镖想反抗，和一个年轻干警搏斗起来。干警用手提箱狠狠地把他砸倒在地，一支腿有力地压在了他脖子上。看见这一幕，文物贩子完全傻了眼，慢慢地举起了双手。这时，躲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年轻女子突然尖叫着跑出来，往外跑去。刚跑到门口，就被一拥而进的几个便衣警察抓住。

文物贩子沮丧地瘫在了沙发上。

13

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还没有完全褪去那种殷红的颜色，朦胧地映照着位于北京城东建国门外的日坛公园。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老公园，依然保留了久

远年代的很多痕迹：青砖铺就的小径、琉璃飞檐的建筑，还有大片郁郁葱葱的古松古柏。松柏林中，停着一辆小型勘探工作车，车身上有着醒目的字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离勘探车不远，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正在使用一些旁人看不明白的仪器，对地下进行电震勘测。勘探车上的一排显示屏幕上，闪烁着缭乱的电波曲线。还有仪器不断发出有节奏的嘟嘟声。

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从外面拉开车门，探头进来问道：怎么样？

显示屏幕前的一个人头也没回，专注地看着屏幕说：好像有戏。在 11 线 9 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体异常体。异常体深度为 1.5m 到 2.5m，厚度和宽度大概都在 1m，长度方向占 6 个测点，约为 3m。

所长眼睛有些发亮，但那神情显然是不敢相信。

14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一面很大的落地玻璃窗上。从里面望过去，那面玻璃就成了一大片炫目的光晕。这是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那天电话里叫松川的日本老兵最后两句话，使章广生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固执，答应和他见上一面了。毕竟从内心来讲，他从来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与“北京人”化石有关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到头来总会被证明毫无价值。

这会儿，他和松川面对面地坐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吧里。这种时候，咖啡吧里是很少有人来的。因此，这两个古稀老人便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清静。章广生的目光固定在那片被阳光穿透的玻璃墙上。松川正襟危坐的样子，有些忐忑的眼睛在章广生脸上来回掠过。他显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口来打破眼前的尴尬情形。

一个服务生送来两杯咖啡。

松川拿起一袋砂糖，有些犹豫地问道：你需要加糖吗？

章广生回过头来，随即又把目光锁定在松川脸上了：不。谢谢。

松川有些尴尬地笑笑，把糖倒进了自己的咖啡杯里。

章广生看着他，突然说话了：松川先生，你打算告诉我什么？

松川站了起来，离开座位，很工整地对章广生鞠了一躬：我受我的老朋友

河原君的临终托付，特地到中国来向你们提供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同时，也代他向你们，向中国人谢罪。请原谅！

章广生却有些不为所动：请坐下吧。这么说，你只是帮朋友的忙？

松川听出了章广生的言外之音，欲言又止，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地坐下了。

章广生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松川没把握地看着他：战争期间，我和河原君都曾经是日本在北平情报机关的人，是伊藤的部下。章先生应该记得伊藤？

章广生脸色极不好看：我当然记得！

松川从自己身旁的一个纸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取出一张不大的照片，递给了章广生：我们参与过当年对“北京人”化石的一些行动。河原君对自己不能当着中国人的面表达内心的痛苦和悔悟感到不安。他在临死前要我一定把关于“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告诉中国政府。如果真能按照他说的线索找回化石，在天国里的河原君一定会很高兴的。

章广生戴上老光镜，仔细地看那张发黄的图片。照片是在协和医学院的七号楼——那座曾经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三层楼房——的门前拍摄的。人到中年的伊藤和一些年轻男人站在楼前，他们的身后有七号楼的门口，还有插在门口上方的一面日本国旗。

松川：我想，你还能认出伊藤的样子。

章广生：当然！

松川：后面，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人就是我，第四个是已经去世的河原君。

章广生取下了老光镜，把照片还给了松川：你变了很多。

松川似乎松了一口气：是。毕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章广生：是啊，半个多世纪了，“北京人”化石还渺无音讯。

松川：所以我才到北京来，我同时也想……

章广生打断了他：松川先生，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一份报告。对日坛公园初步勘探的结果，让他感到了意外的兴奋。几十年来，他和他的那些前任已经经历过了无数次的失望，这一次也许真的会出现奇迹了？

一个年轻的秘书进来，将几页纸放在他的面前：所长，这是地球物理研究所送来的勘测报告。

所长拿过来看看，满意地笑了：难道他们比我们还着急？

秘书也笑了：这毕竟不是件一般的小事儿。

所长看完了报告的最后几个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连同勘测报告一起递给秘书：你立即把这两份报告送给院领导。

秘书拿着报告出去，在门口碰上正要进门的章广生。

秘书连忙客气地招呼他：章老。

章广生只是点点头，径直来到所长面前。

所长先是有些吃惊地看看他，随即笑了：章老，你的消息可是很灵通啊！

章广生不解地：什么很灵通？

所长离开办公桌，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那你找我有别的事儿？

章广生直截了当：我和那个叫松川的日本人见过面了。

所长一听，很高兴：谈得怎么样？

章广生淡淡地说：还好。他讲了一些情况。我觉得虽然不可全信，但倒也不妨试试。

所长：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不过，我想听听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

章广生站起身来，走到那尊“北京人”复原像前，凝视着塑像慢条斯理地：“北京人”化石是在1941年12月初失踪的，后来的几种推断里，包括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化石根本没能运出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医学院，“北京人”化石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日军拿走了。

所长为他倒了杯茶，放在他面前：不过这种猜测一般都不大被人们所接受。对吧？

章广生：没错儿。那是因为在1942年，日军总部还专门从东京派来情报官员，到处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这说明在此之前，日本人并没有把它弄到手。不过要是松川，也就是河原的说法是真的，那就有另一种可能了……

所长：你接着往下说。

章广生：河原说，他奉命把那个箱子挖坑埋藏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的12月下旬，应该就是圣诞节那几天吧。而紧接着不久，命令他埋藏箱子的日